

本期聚焦

扎西大通那些悲欢离合……

□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边巴次仁

扎西大通村几乎被夷为平地,成为玉树“4·14”地震受灾最重的区域,相当于汶川大地震中的北川。

碎石瓦砾,断壁残垣。这个位于结古镇西南部的村庄,藏语意为“吉祥平安”。突如其来的地震,虽然只持续了区区几秒,却制造了不知多少悲欢离合——全村263户、670多居民中已发现120人遇难、72人失踪。

烈日下,灰尘中,风雨里,活下来的人们在艰难地收拾残破的家园——触动着记者灵魂的,正是灾难过后的这份苦涩。

相 依

5岁的男孩斯双扎西在帐篷外一小片空地上跳来跳去。在这个天真烂漫的年龄,他对灾难还毫无概念。也许要过很多年,当他为人父母,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母亲巴毛是多么爱他。

14日清晨,巴毛正在睡觉,突然房子摇晃起来。感觉是地震,她马上爬出被子,抱起孩子就往外跑。刚迈一步房顶就塌了,母子俩都被压在了无边的黑暗之下。

巴毛住得很近的两个姐姐几分钟就奔了过来,找不到任何工具,她们就用双手刨开断木、石头、土坯。大约20分钟后,她们看到了终生难忘的景象:妹妹巴毛弓着身子,把儿子紧紧护在身前。那千斤的瓦砾,竟被她纤细的肉身撑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。

这,就是母爱的力量。

幸运的是,这对母子竟然都活着!

“要是姐姐们晚来几分钟,我们娘儿俩就都命没了。”巴毛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恐惧和绝望。

此后两天里,巴毛内心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,整天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,嘴里不断地说“地震了地震了”,身体不住地发抖。这几天才刚刚平复。

巴毛的二姐雅措说:“只要人活着就什么都不怕。活着,我们就能在一起。”相相相依,就靠着爱的力量,渺小的人类才变得坚强无比。

在简易的帐篷里,在尘土飞扬的路旁,记者听到最多的是对逝者的怀念。达哇拉措指着一大片废墟说:“这里死的人最多,平时我们邻居之间长得跟一家人一样。”她最惋惜一个14岁的邻居女孩,“可漂亮了,每次一见到我就甜甜地叫‘阿姨’。”

而48岁的多吉最怀念一位整整大他30岁的老人:“我们是望年交,经常在一起坐,经常喝两盅。”死者不朽的名,是生者不朽的爱。记者采访结束时,又是一个高原的寒夜,而这生不生息的人间之爱让我们眼里涌起了温暖的泪水。

最 先 挖 出 来 的 是 她 母 亲 , 已 经 停

止了呼吸。她相信,其他亲人还活着,又继续挖。挖出来6岁的大儿子,也死了,犹有余温的小脸上蒙满了尘土。

这时邻居来帮忙,带来了铁锹。她相信丈夫一定还活着。“我刚出来时还听见他叫了两声我的名字,可是挖出来一看……”喜绕已经泣不成声。她还有最后一线希望,就是3岁的小儿子。然而……

14日傍晚,喜绕的亲戚们从100多公里外的囊谦县老家赶来,看到的是4具遗体和一个神色呆滞的女人。不幸中的万幸是她父亲此前外出,安然无恙。那几天,喜绕感觉不到困,感觉不到疼,母亲、丈夫、儿子的样子一遍遍在脑海里闪现。每块石头上、每一滴水里、每一缕空气中都有他们的影子。特别是丈夫,那个比他大4岁、个子不高、瘦瘦的老实男人,在建筑工地上打工,一天挣五六十元钱,辛辛苦苦地养活着一家人。他很勤劳,平时总是天不亮就起床,只有地震前一天,给家里盖了个装干牛粪的小棚子,实在累坏了,就睡了个懒觉……

想着想着,喜绕的心里坚定起来,她和亲戚们一起租了台农用车,一路颠簸着把4个亲人的遗体送回老家。她老家是辽阔草原上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,她家迁来玉树十几年,老家已经没有房子了。她借了一间房子,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,没有多少积蓄,可是她要求丧事严守藏族传统习俗,细节一个都不能少。活着的时候亲人相依为一个命,死了要让他们死得有尊严。

信 念

即使是废墟也能看出扎西大通村

曾经的繁华。一户院子里,砖石下露出两辆已经扭曲变形的小轿车,看来这家人本来相当富裕。一盆花已经在阳光下枯萎,能够想象种花人当初的闲情逸致。一只玩具小熊掉了一条腿,它的小主人看见了一定很伤心……

这个紧挨“青藏川边贸易中心”玉树县城的村子,近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。在大灾之后,这一切还能再现吗?记者见到了索南加巴。一队解放军战士正在帮他家从废墟中抢救东西,这个15岁的男孩就在迷彩服之间往来穿梭,他关心的不是玩具,不是贵重的财物,而是书。

地震当天,他和姐姐把80多岁的爷爷挖了出来。而后,姐姐一直在医疗点照顾爷爷,索南加巴就在废墟中挖书,已经挖了三四天。他一双小手上沾满了泥土,划了好几道口子,最深的一道从拇指直划到手掌。

“我挖的是姐姐的书,她马上要高考了,这些书很重要。”他说。他家在牧区,四年前被父母送到扎西大通来,这里可以上比较好的小学。邻居们都说,11岁才读一年级的索南加巴学习成绩很好,是个“书虫子”,每天一有空就抱着书“啃”。他不爱看“奥特曼”,却喜欢格萨尔王的故事,因为“格萨尔王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”。

这是个聪明而腼腆的男孩,跟陌生人说话总爱夸张地做个鬼脸,把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儿。问他什么,他总是摇摇头不吱声。可是记者看到他挖出来的一本地理辅导教材上写着“成就梦想”。

在扎西大通的每一户人家,都能听到这样令人感叹的故事。地震改变了很多村民的人生轨迹,却无法中断“格萨尔王故乡”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。“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索南加巴这样说,巴毛这样说,喜绕也这样说。(新华社青海玉树4月20日电)

一起找木条、彩条布搭建起简易帐篷。

被老师们从死神手里夺回的880个孩子感受到了无限安慰和温暖。“好险啊!”看到学生们都死里逃生,布周才仁长舒了一口气。

平时演练,灾难之中相互救援

布周才仁说,在遭受地震重创的玉树县,学校能创造“零死亡”的奇迹,并非偶然。

第一民族中学历来重视安全教育。汶川特大地震和湖南湘潭学校踩踏事件发生后,学校曾组织学生进行地震逃生演练。多次演练的经验,给了老师冷静沉着,带领学生科学合理避难。

让人动容的是,地震中,学生们不仅听从老师指挥、保护自己,还在危急时刻相互救援,共渡难关。地震发生时,身体不好的回族老师冶秀凤在与校园一街之隔的家里休息。没等她明白怎么回事,半个身子就埋在了废墟下,头部被乱石砸中血流不止,顷刻昏迷过去,恰巧被跟随老师转移上山的学生德嘎扎西看到。

“快来人啊,政治老师被埋了!”德嘎扎西叫来同学,一同将冶秀凤刨了出来,轮流着把她背到了山上。“老师穿着太薄了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十几个孩子便把校服脱了下来,给冶秀凤披上。而在学生们救助完冶秀凤后,几个大一点的学生还主动到附近的第二完全小学,帮助援救他人。

18日,第一民族中学复课,成为灾后第一所复课的中学。临时教室——一顶顶绿色的帐篷,在废墟边上拔地而起,琅琅读书声再次响起。(新华社青海玉树4月20日电)

屋,还有的在三层之上加了第四层。一些中间楼层的三层也没有闲着,把房间窗户外扩,空中建房。

耿红英说,这些年蔡家田小区违法建筑出了名,也没见城管执法人员来管。如果他们过来,居民肯定会问:“政府违法兴建的一栋楼你们都不敢拆,凭什么拆居民的这点房子?”

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肖重生说,政府的执法公信力源于政府对法律的模范遵守,而“最牛的违法建筑”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。这一事件反映出某些地方行政部门对法律尊严的漠视,以及对司法机关的轻蔑,其中暴露的特权意识令人吃惊。

肖重生说:“最牛的违法建筑”十年难拆,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完全背离,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纠正错误,履行司法判决,不能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;同时,也不能以所谓“历史遗留问题”的说法搪塞小区居民,必须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。

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专家伍华军博士建议,将行政机关败诉后不执行或错误执行的比率列入考核,从制度上保证行政机关尊重司法。“现在一些部门将行政复议率和被起诉率作为考核指标,但对之后执行情况没有硬性规定,导致有的部门在败诉后不纠正错误。

当初运用法律维权的24名居民如今大多心灰意冷,不过仍有一些人还在坚持。彭荣华苦笑说:“拿到判决书时,儿子才读初中,现在儿子上大学都四年了,可是法院判决一直没有得到执行,不过我仍然坚信‘违法建筑’一定会被拆除,坚信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!”(新华社武汉4月18日电)

屋,还有的在三层之上加了第四层。一些中间楼层的三层也没有闲着,把房间窗户外扩,空中建房。